(82) "萧仲恭本名术里者。祖述律之也。"卷八十二。萧仲恭传 1986、第4、

契丹小字墓志研究

王弘力

引　言

契丹小字使用的历史较大字为长。契丹小字文献材料如哀册、墓志、行记亦甚多，故研究契丹两种文字，契丹小字是比较容易深入的领域。近十年来，契丹小字的一部分字母读音已被测定；可以说：了解契丹小字真相的大门已经打开。探索契丹小字的缀字结构、分析契丹词汇音义、语法变化等等，无疑仍需要相当的时间与精力；但如果同道者集中一的，从各个角度"群起而攻之"，总会有所开拓，有所收获。本文就是本着这一精神，由几年来的读书札记、体会汇纂而成，主攻方向是契丹小字墓志。

契丹小字墓志已发表者有四：阜新县出土之《许王墓志》，翁牛特旗出土之《故耶律氏铭石》，兴隆县出土之《萧仲恭墓志》和义县出土之所谓《萧令公墓志》。本文对墓志中已解读之汉语借词等，不再重复；而对一些尚未涉及和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，如部帐、姓氏、子嗣等，试析了百余词例；同时也谈及契丹小字缀字结构的重要特征，契丹语和蒙古语的部分语音对应规律以及一些突厥借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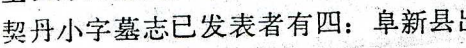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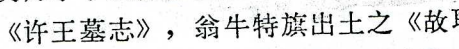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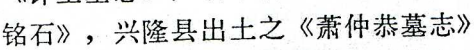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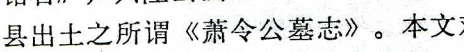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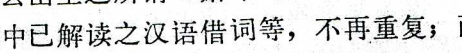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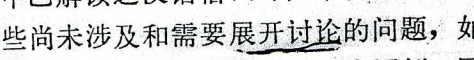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主张契丹小字承袭了突厥文的缀字结构，因而对契丹小字的解读，有些观点异于以往，是以往研究成果的补充和发展。脱稿时，喜闻《耶律仁先墓志》出土，文中所论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希望得到验证。因整理工作时辍时续，难免疏漏，望同道师友正之。

一、墓　主

1.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

辽宁省义县清河门二号辽墓墓志，旧称《萧令公墓志》，已有文章做了匡正。但有文章释  Fu-liou 为"富留"①，并不妥切；我认为应作"佛留"。《辽史》有"佛留"译名，如统和四年蔚州节度使佛留，横帐郎君佛留，天庆四年十月耶律佛留。墓志残阙，虽未见表明国舅、族帐或萧姓字样，但因墓志出土于萧氏家族墓地中，故此墓志宜称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。

2.《许王墓志》

志文第二行  公矢  与  内  令，前二字已释出"许王"，后六字亦释得"大王墓志"四字②。第三字乃墓主之契丹名。 读 əsən，义为安宁、康健，与蒙古语 esen 对应。缀字仅用 s 和 n 两个字母，词首元音 ə 的字母被省略，乃是契丹小字承袭突厥文缀字结构的特征之一。əsən 在《辽史》中译音为"乙辛、宜新"。《蒙古秘史》译 esen 为"也先"。 见于年号"寿昌"，又见于铜镜和铜钱吉语。

关于墓主，我曾经同意"许王是耶律义

① 参见《内蒙古社会科学》，1981年第1期，第128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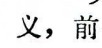
② 见《文物资料丛刊》，1977年第1期，《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》。

先”的看法①，且认为“乙辛”和“义先”音近，必是一人。然而有两个问题并未解决：一是义先有兄仁先，有弟信先，可见纯系汉名，其契丹名未必恰是 əsən；二是义先卒于重熙二十一年（1052），与“许王”卒于乾统五年（1105）相差五十多年。如果说后者是“墓志的下葬年代”，理由并不充分。关键还在墓主的名字上。

系属格形，即 əsən＋n，《辽史》译音为“乙辛隐”əsən-wun；契丹人的小字绝大多数带有 n 尾，故此“乙辛隐”乃是小字。小字名“乙辛隐”而经历又与墓志相合者，为《辽史》卷九十七有传之耶律斡特剌。②

以《耶律斡特剌传》与志文对照，大部吻合。凡见于本传：“许国王寅底石六世孙”、“徙左夷离毕，大安四年改北院枢密副使”、“拜西北路招讨使，封漆水郡王”、“加守太保，赐奉国匡化功臣”、“封混同郡王，加守太师，赐推诚赞治功臣”等词语，亦见于墓志第五行“太祖天汗皇帝之□许国王…”，第十三行“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为枢密副使”，第二十四行“为都统总招讨，封漆水郡王”，第二十九行“四字功臣，守太保”，第三十五行“六字功臣，封守太师，混同郡王”。

总之，耶律斡特剌政治生涯在道宗太康至天祚乾统之间，与志文全合。许王系追封（见墓志第三十九行）。耶律义先则生活于兴宗重熙年间，既未任“招讨”，也不可能长寿（传云薨年四十二，墓志则云享年八十）。故《许王墓志》如称《许王耶律斡特剌墓志》更为准确；不过在耶律义先的墓志尚未出土之前，仍可简称《许王墓志》。志文中大部分汉语借词官职名称已被解读，关于“招讨”一词，将在下文第17节中另述。

一般译为“墓志”。实际音义，前一字读 unlilj 非“墓”，而与蒙古语 ünelel“评论、估价”相当。后一字词干 bitig- 与蒙古语 bitɕig-“文章、题词”对应。合义为“评论词、评传”。

最后二字：读为 bugən，相当于蒙古语 büxün [buxən]，义为“全部”；即，已释为“辞”，可能读 us-ɣu，与达斡尔语 usuɣw，蒙古语 üsüg“语言、文字”对应。bugən usɣu 即“全辞”或“全文”。

3.《故耶律氏铭石》

墓主名，读 togui，《辽史》译音为“陶瑰”，音变为“桃隈、桃委”。其语源对应字可参考蒙古语 dugui(沉默寡言)。

非“挞不也”。《辽史》之《萧兀纳传》：“一名挞不也。”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、三行之toboji，即“挞不也”（指萧兀纳），与蒙古语 toboi“超群、杰出”对应。为元音 i，在缀字中虽可构成复合元音，但后面不再加元音；为半元音 j，其后可增加元音构成另一音节。《辽史》译音“塔不烟”，即 toboj 的带 n 尾形式 tobojan。

4.《萧仲恭墓志》

萧仲恭之契丹名即志文第二行第三字。《金史》之《萧仲恭传》：“本名术里者”。《辽史》作“术者”。故拟读 tʃur-ʤə [tʃ'urtʃə]，其本义为“第二、次”。《许王墓志》第十二行“次年”。汉

---

① 见《文物资料丛刊》，1977年第1期，《辽宁阜新县辽许王墓清理简报》。

② 刘凤翥同志介绍：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《内陆亚细亚言语的研究》1983年第一辑有长田夏树《契丹语解读方法论序说》一文，认为墓主是耶律斡特剌。我有两点可补充长田之说：一是之名，一是招讨之官职。

文“仲”义为次（子），萧仲恭确为第二子，其契丹名 tʃurʤə 亦取“仲”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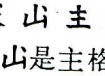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契丹汗序

5．契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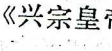
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六行  已被释为“契丹”①，我认为读如 xit-en-i，义为“契丹的”。词根  xit 与蒙古语 id[it]“力量”对应。词首音 x-，早期蒙古语也曾有过，现在达斡尔语仍有残留。xit 带 n 尾的形式为 xiten 即“契丹”，见《宣懿皇后哀册》第十一行。此字是否为“契丹”也有同志注意到②。xiten 相当于蒙古语 ideten [itet'en]，义为“有力量者、好汉、豪杰”。北方游牧民族自称含义多与力量、勇敢有关，如“突厥、库真奚”皆源于“力量”，“契丹”亦当如是③。

《佚名契丹大字铭石》首行有  （大契丹国）三字， 即“契丹” xiten；小字和大字皆用 ，不过小字须加字母 en 拼读。

6．可汗 汗 呵

契丹小字关于可汗有三种不同缀字，它反映了契丹语固有语汇和借词的重叠现象。第一是 ，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第四行  已被解读“大圣天汗皇帝④”。 是主格具有 n 尾的专用名词，读 xan，与突厥语 qan，蒙古语 xan 相当。

第二是  xaɣaan，与突厥语 qaɣan，蒙古语 xagan 相当，但在契丹语中它是属格形式，用做限定语。

第三是 xa，是 xaɣaan 的主格形式。如《兴宗皇帝哀册》第四行  min soboog xa“神睿之汗”。min 可能由汉语“明”所变之借词，soboog 与蒙古语 tʃobogo“聪明、机灵”对应。又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八行  （大宋国之汗仁宗）。 xa 的译音见于《契丹国志》卷一所载契丹古老传说：“有一主号迺呵，此主持一髑髏。……复有一主号曰喎呵，戴野猪头、披猪皮。……复一主号曰画里昏呵。”这些称号本义为：

迺呵	nəg-xa	第一可汗
喎呵	xoir-xa	第二可汗
画里昏呵	gwarwan-xa	第三可汗

蒙古语只保留了 xan、xagan，没有 xa，而契丹语中是三种形式具备的。

河北承德出土金牌之上端有女真小字“御押”即 ，不过横书成 而已。

7．序

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首行下   中间所残部分，可对照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三行   补之。

 也是省略开头轻元音字母的类型，应读 əɣəl-，与蒙古语 exil-“开始”对应。 -benə 是动名词附加成分，《辽史》译音为“频你”。əɣəlbenə“开始者”在此相当于“序”，同词根之 əɣəlbu 相当于“朔”，月之始也。

  读 wargətʃe，词根 war- 与蒙古语 oro-（进入、加入）对应，-gətʃe 系动词附加成分， 直译为“序言加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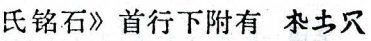
① 见《考古学报》，1983年第2期第257页。

② 同上，第258页。

③ 以前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于“契丹”语源均不免存在种种偏见，或谓源于“刀”，或谓源于“杀”，等等。日本白鸟库吉博士在著名的论文《东胡民族考》中主张源于“刀”；后又在《塞外民族》（昭和十年十月《东洋思潮》第十二卷）中重复 W.Schott 的“契丹”本义是“由切断、杀害转来的镔铁刀剑”的主张。

④ 参见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》1978年第3期第53页。

入”，即“附序”。

《故耶律氏铭石》首行下附有  。有同志释此二字为“并序”①，我认为前一字词干复合元音加长元音 tʃou-wu～ tʃougu 与蒙古语 tʃoxu-“按语、批注”对应， -ɣulen 是使役形动词附加成分。 之词根 tʃi- 与蒙古语 tʃixi-“填入”相当。二字直译为“注语填入”，与“附序”义同。

除《许王墓志》因残破不可见外，《故耶律氏铭石》、《萧仲恭墓志》、《大金皇弟郎君行记》末行书缮者名下皆用 tʃi-də，亦即“填写”之类，但不排斥从汉语借词“题”t'i 变来的动词的可能。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作 bitigdə，义为“书”（动词）。

三、年号 生卒 葬

8.年号

现在已知契丹小字年号共十二个：辽七、金五。依据词组性质可分两类：冠以“天”者属主谓结构，后多用动名词或形动词；冠以“大”者属偏正结构，其后多用被修饰的名词、动名词。

 （天）的读音应按蒙古语系同源的语词来确定。从《蒙古秘史》“腾格里”至现在达斡尔语 təŋgər，上溯匈奴语“撑犁”、突厥语 täŋgri，无论从时间上、空间上看，“天”这个基本词是一致的，十世纪的契丹小字 只能读 təŋgər，而不会是其它。下面通过和蒙古语、达斡尔语的比较，试对带“天”的年号词义做点推测，目的在于引玉。

 xutu-lɣa-aʤi，蒙古语 xutug 福，-lɣa 使役形式；“重熙”直译为“（天）赐福”。

 as-ʤi，契丹语“阿思”，义为“宽大”；蒙古语 as“直”，“清宁”直译为“（天）宽”。

 ʤiguog，蒙古语 ʤi- gu-“信任”，-g 可能是形动词附加成分，达斡尔语作 -gw。“乾统”直译为“（天）信任”。

 fudəllgədə，达斡尔语 butə-“实现”；蒙古语 büdül-“成功”，-lgə 使役形式，“天庆”直译为“（天）使成功”。

 doudə，蒙古语 togo-“器重、赏识”，“天会”直译为“（天）器重”。

 tosijadə，蒙古语 tusija-“委任”，达斡尔语 toʃaa-“命令任职”，“天眷”直译为“（天）委任”。

 swol-benə，蒙古语 sür-“扬威”，达斡尔语 sulj，契丹语译音“述吕”，-benə 是动名词附加成分，“皇统”直译为“（天）扬威”。

 doum，蒙古语 tomoɣa“德望、涵养”，“天德”直译仍为“（天）德”。

 读 xig，达斡尔语仍为 xig，蒙古语 yeke [ik]，后者失去开首辅音 x。下面试析冠“大”字的年号。

 xutuguon，《辽史》译音“胡覩衮”，蒙古语 xutug“福”，“大安”直译为“（大）福”。

 əsən（释见前），“寿昌”直译为“（大）寿”。

 与 为一词，仅首辅音清浊稍异，doum～toum，“太康”直译为“（大）

① 见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2期第261页。

德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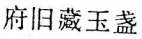
urgəʤə，蒙古语 örgəʤ-“扩展”，系动词，“天辅”直译为“（天）扩展”。既译“天辅”，其第一字应为 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十行乃书作 。我认为原来年号应作 。

年号的汉译与契丹原文并不完全吻合，这是官方硬性规定的结果，也有汉人知识分子掉弄书袋的成分。例如“赤实得本（孝）斡鲁朵（宫）”译为“敦睦宫”，多少还有贴近意味，而“孤稳（玉）斡鲁朵”译成“崇德宫”，“女古（金）斡鲁朵”译成“兴圣宫”，就显示出汉译词藻极其华丽，以致游离到不可辨原义的程度。

年号中的 、，不能分割出去，译成发语辞“维”之类，不确；因为蒙古语族的语言，包括契丹语，没有汉文那样的发语辞，语言无有，字何以来？墓志中行文呼应，可以省略 字，但非处处皆可省略。而且汉译既不能随意省略任何字，也不能增加任何字，如“天重熙”之类，亦犹如“天乾隆”之画蛇添足。

9. 生 卒 葬

墓志常例有墓主生卒年代以及入葬时间。除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残阙不可见之外，其余三志还可辨认。

《辽陵石刻集录》收《古玉图录》清内府旧藏玉盏刻辞有 ，罗福成先生释为“皇后之诞辰”。 系动词词干 mən-， -ʤə 为动词附加成分，mən-ʤə 义为“诞生”，乃敬语。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七行“太康七年五月十八日于”之后，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六行“大安六白马年五月三日于”之后均作 ，与蒙古语 mend-“平安、诞生”相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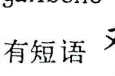
《许王墓志》第三十八行“二月二日于”之后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十五行“同年五月二日之”后均有 。 twan-是表示“卒、薨”意义的动词词根，与蒙古语 ton-il“消逝、亡”对应。加 bu 后是动词过去形式。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三行“正月十一日于（享）年三十五 （据读音殆为“勤奋、度过”等义） （卒）呜呼哀哉”，按天庆五年正月“辽都统耶律斡里朵等与女真兵战于达鲁古城，败绩”，耶律陶瑰可能殁于该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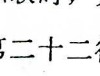
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五行“同年四月十日”，指下葬日期，因其后有 比较《许王墓志》志盖上的 “掩闭日”可知。

taɣa-ʤi 与蒙古语 taɣ-la“掩盖、闭塞”对应， 与达斡尔语 -ʤi、蒙古语 -ʤi/tʃi 相当，系并列副动词附加成分。 otʃi- 与蒙古语 otʃi-“去、了”对应，这个动词作助动词用时，含义多表示某一动作完了，故 taɣaʤi otʃi- 义为“掩毕、葬讫”。 otʃiga 位于“日”之前，作定语用，“葬讫之日”。 字母重迭一处，似一颇长的动词，实际上是一合成动词。它由 otʃiɣa“去”加 atʃu“有”合并成 otʃiɣaatʃu“去完了”，故 译为“已葬讫”。 本义为“去”，如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十九行“宣徽院 （赴）而）”、“宣徽 （再） （赴）”。

读 gali-benə，词干 gali 疑为“火”，达斡尔语 galj，蒙古语 gal，gali-benə 表

示火化，契丹族也有火葬。又 gali- 与蒙古语 xali-“飞逝、死之敬语”对应，根据上文已有“卒”，此处“火化”的可能性多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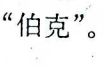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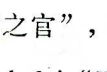
galibenə taɣaʤi otʃiɣaatʃu“火化葬讫”之后有短语 ，末一字已释为“哉”，前一字当读 mətʃi-wə，与蒙古语 mötʃi-对应，有“不足、遗憾、欠缺”等义，故二字应译“惜哉”，参见汉文之《北大王墓志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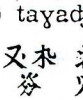
附带提一下，动词 a- 本义为“有、是、住”。如《许王墓志》第四十九行“今长宁宫之副部署 （是）”。a- 与其它动词相联时，充当助动词，如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十二行“右丞 （受）（有）”。《蒙古秘史》常见 a- 的各种形态变化。如：“阿忽，阿灰、阿周”等。

四、爵官

10.一般爵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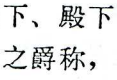
 irj 系一种爵位称号，见于太师、太傅、礼部、刺史、许王等之后，又见于安国军、兰陵郡、守司空等之前。可能是仿突厥语“俟斤”、“夷离堇”ärkin> ir-kin、ilige（王）而来的一种广泛称号，类似“阁下、殿下”。《北大王墓志》有“乙林免”之爵称，或与 irj 同语源。汉语无可译者，仍仿旧音为“夷离”。

 bekj“官”，《蒙古秘史》译作“别乞”，《金史》作“孛堇”，源于突厥语 bək，原系军事长官称号，后泛指官吏。《高昌馆杂字》：伯 bək 注曰“官”，现代译作“伯克”。有时强调官职，“郎君之官”，非一般“舍利”。 bekji bekj“别乞之官”，也有“众官之官”义，喻皇帝。

 solj 或 swolj 与蒙古语 tʃola（爵位）对应。契丹语 s/tʃ 和蒙古语 tʃ/s 有时交叉对应，如“虎思”xus：xütʃü[xutʃ]，“实老”siloo：tʃilagu [tʃuluu]，“撒剌”sara：tʃara。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五行“开府仪同三司豳国公  todəʤə swolj dusilgədə 显赫的爵位被封了”。蒙古语 tod-“显著”，tusija-“委派、封”，-lgə 使役形附加成分。

 ʤirig 与蒙古语 ʤerge“称号、名衔、等级”，达斡尔语 ʤərəɣ 相当，多位于官职之后。如  “将军衔”，《许王墓志》第七行“侍中令公 （两个）（名衔）”。

11. 官职

《故耶律氏铭石》题“大耶律帐”下之 当为“挞马将军”。《辽史》之《太祖本纪》“为挞马狘沙里”，《国语解》为“挞马人从也，沙里郎君也，管率众人之官，后有止称挞马者”。又“挞马，扈从之官”。其语源可能与达斡尔语 daɣ-、蒙古语 dəɣa-“跟随”、daɣa-mal“负责人，看管者”有关。 tamal-wunə  “挞马将军”殆即《百官志》中之近侍将军，属北面御帐官。-mal 在蒙古语中系由动词转名词、形容词的构词成分。 mal，单用时表示“马、大牲畜”，见《成吉思皇帝圣旨牌》。

 tur-ui 即“吐里、秃里”，《辽史》之《百官志》：“奚王府有二常衮，二宰相，又有秃里太尉”。《五代史》译为“秃馁”，其语源可参考突厥语之“突利设”tölis-šad，汉译“左贤王、左厢察”，系掌军马之武职。迄契丹虽为掌军马官，而权限地位已大有变异。


sənggun 即“详稳”，亦掌兵马官。“详稳”本来自汉语借词“将军”，但辽制“详稳”之下仍有将军、小将军，级别上有差异。庆陵壁画题名有，第一字读 jilaagu，《辽史》译音“夷腊葛”，义为“胜利”，与蒙古语之 ilaɣa 对应。jilaagu sənggun 当为“常胜详稳”。
nəkj“犬”，《辽史》译音“捏褐”，达斡尔语 nogwo。契丹人以“犬”为名，并不特殊，鲜卑亦以“诺亥”（犬）为姓。此常胜详稳疑是指名将耶律奴瓜，待考。


见于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行所述萧兀纳曾为“道宗皇帝之”
tʃidar-ɣutʃe ʃaali bekj，义为“近侍郎君官”，与《辽史》本传“清宁初……补祗候郎君”相合。tʃidar 与蒙古语 sidar“近侍、近卫”对应，-ɣutʃe>-wutʃe 犹如蒙古语 -gtʃi 构成职称名词。


是仿突厥文双辅音字母而制的，它代表两个辅音 dl～dr，其中间元音随词干的元音属性而定。如
taɣa-dal“掩闭”，作程度副动词附加成分；一般名词：
tʃi-dar，
ʃou-dər“露”。

五、帐院房

12. 

契丹皇族分一帐三房。现将《辽史》之《百官志》所述简介如次：

横帐——阿保机后代，皇帝直系。
孟父房——阿保机之二伯父岩术后代。
仲父房——阿保机之三伯父释鲁后代。
季父房——阿保机之父德祖及阿保机五个弟弟后代。

按皇帝直系本属季父房，位尊而单立；故季父房虽排在后，但和皇帝是同一祖宗。

《许王墓志》题目“许王”之上先标明所属部帐：



。第一字 xaɣaan 已解读为“可汗的”，第二字 xəʃen 相当于蒙古语 xeseg“部、群”。“可汗之部”犹云“帝系”。

xundə 相当于达斡尔语 xundur、蒙古语 öndür“高”。原清内府藏玉盏刻辞“皇后诞辰



xundə-xa udə 相当于蒙古语 öndür xaɣan üde“高皇赐”。
əbug 这一缀字也是省略开头短元音 ə 字母类型的，与蒙古语 ebüge“祖父、老翁、祖先”对应。
ajən 是属格形式，aj 即 aij，相当于蒙古语 ail“蒙古包群，村落”。



“高祖帐”，高祖殆指德祖，其帐即指季父房。《辽史》卷九十七《耶律斡特剌传》云：“系太祖弟寅底石六世孙”，与“帝系高祖帐”相合。

13. 


《故耶律氏铭石》首行



已释“大耶律帐”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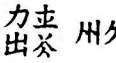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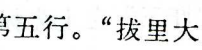
当读 tʃatar，源于突厥语 tʃatar，借入回鹘语为 tʃedir，俄语 шатёр，蒙古语 tʃatʃar，义为“大帐”。
-tu 是位格附加成分。

14. 


《辽史》之《外戚表》：“拔里、乙室己、述律三族皆为萧姓。拔里二房曰：大父、少父；乙室己亦二房曰：大翁、小翁。”墓志中得见之国舅部帐，如《许王墓志》撰者所属部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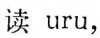

国舅翁帐。末字读 saran，源于突厥语 sarai“帐、棚、舍”。蒙古语称“金帐”汗国所在地为“萨来”，而现在口语里只剩下 sarabtʃi“棚舍”。

① 见《文物资料丛刊》1981年第5册第17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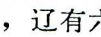
 又见于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五行。“拔里大父帐”见于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五行 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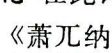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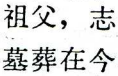
15. 

《故耶律氏铭石》与《道宗皇帝哀册》撰者同为耶律固①。其名上所冠部帐为。前一字主格为 ，读 ətʃigə，亦省略开首轻元音 ə 字母的类型，与达斡尔语 ətʃiɣ、蒙古语 etʃige“父亲”同。后一字读 uru，相当于蒙古语之 öröɣe [uru:]“房”、örɣüɣe[urgu:]“小蒙古包”。ətʃig-ən uru“父房”殆指孟父房或仲父房。乃帝系之叔伯宗亲。

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行有  已被释为“六院”②，我认为音 ɕirg uru。《辽史》之《国语解》：“六爪、爪百数也，辽有六百家奚，后为院，义与五院同。” 在此译“院”而不译“房”。《辽史》之《萧兀纳传》有“六院部人”，兀纳为仲恭祖父，志传相合。萧仲恭祖先殆为奚族，其墓葬在今河北兴隆，实属奚之故地。

《国语解》：“五院，非是分院为五，以五石烈为一院也。”据《皇子表》五院部多皇室旁系远亲。《百官志》有“沓温司”，即“五院司”。“五院”未见于墓志，应缀为 ，读 tawan-uru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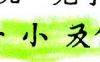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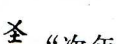
《百官志》又谓：“太祖分迭剌夷离堇为北南二大王，谓之北南院。宰相、枢密、宣徽、林牙，下至郎君、护卫，皆分北南，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，语辽官制者不可不辨。”契丹称“北南”和汉人惯用“南北”相反。契丹小字  为“北”之意。③“北南院”见于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第十四行 。

《许王墓志》第十二行  “次年、北院林牙”。《辽史》地名译音“阿鲁”与蒙古语 aru“北”对应， 可能读 ar、aru 。 əlimɣa 即“林牙”，源于突厥语 irlimga。《国语解》曰：“林牙，掌文翰官，旧称为学士。”《天祚纪》有“辽以翰林为林牙”。

上述“帐、房、院”等，实际上原都是帐篷。名称不同，可能有等级、规模的差异。

16. 耶律与萧

旧传耶律仿汉高刘姓，石抹仿丞相萧姓，不免附会。耶律当从“迭剌部霞赖盖乡耶律弥里”而来。 j-li-u-t，首音节读 ji 或 je，后音节似“刘”，但更接近入声“律 leut”。辽与元皆译“耶律”，惟女真译为“移剌”。元姚燧《牧菴文集》卷八《承颜亭记》曰：“由金人恶耶律为字有父嫌，讹为移喇。”当时称父为耶（爷）者乃是汉人，女真人何以恶之？颇疑女真人仅呼其词根 jil 而略其后；阿拉伯史籍中用 era，亦 ila 之音变。《金史》之《百官志》中尚保留“移剌答”，证明原来读音有 -t 尾。与此相似，萧姓“审密”ʃəmi，元译“石米”亦同，惟女真译“石抹”ʃəm，亦略去其尾音。

“审密”契丹小字作 ，已有文章论及④。出乎意料的是墓志中萧姓撰者，并不署“审密”。盖“拔里、乙室已、述律三族皆为萧姓”，三族各标自己姓氏。《萧仲恭墓志》撰者与书者署名第一字都是  iʃgen、isgen，即带 n 尾的“乙室已”，

① 参见苏赫同志《故耶律氏铭石考释》，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5期，1981年。

② 见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2期第262页。

③ 见《博物馆研究》1984年第3期第49页。

④ 参见《契丹小字解读新探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3期。

《辽史》译音作“乙室堇”。此为萧姓直接用本族姓氏之一例。

六、数　目

契丹小字数目字“百、千”已被释出①，只有“万”未识。实际上此三字见于哀册之骈体对仗句中：

《道宗哀册》第三十四行 ——（一）
《宣懿哀册》第十二行 ——（八）
《宣懿哀册》第十八行 （九）——
《道宗哀册》第二十四行（一）——
《仁懿哀册》第二十七行 ——（六）
《道宗哀册》第三十行 ——（七）
《兴宗哀册》第七行 ——（四）

以上出现之三个数目字，即：

dʒaw　《辽史》译音“爪”；
ming　《辽史》译音“猛”；
tum　《辽史》译音“图木”。

在分析这三个数目字之前，有必要强调一下契丹小字的表音特点。它重于反映语音，没有象形会意的符号，过去以为它是半表音半象形的混合文字乃是一种误解。究其原因，就在于它把常用的单音节和少数双音节词也制成字母，数目字就是实例。数目字虽有固定的音节字母，而当需要表达同音词时，它也被充当字母用，前述之 的第一字母就是数目九。再如数目字 “七” dol，也用于表达人名 dolgo “挞烈哥”，见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三十行。

17.百

数目字也用来表达同音异义的单音节词。如《成吉思皇帝圣旨牌》之 ，前一字和 “五” taw 同音，但加了一点，以示异义，与 山、山 相似。 taw 的语源不是 tabu，而是 tagu，与达斡尔语 tau-“驱赶、奔驰”、蒙古语 tagu- 对应。从上例可以推断：百、千、万三词中有 dʒaw、ming 两个音节可用来表达汉语借词。换言之，在汉语借词中可以发见数目字 dʒaw “百”、ming “千”。

在《许王墓志》中见到三处有 一词，根据其文句位置判断，它们并非数目字，而是汉语借词“招讨”dʒaw-taw。如第二十四行： 直译：治远都统总招讨成。 jirugətʃe 可比较蒙古语 jerüng-“总”， boono 犹如蒙古语 bolno。又第三十三行 “军之招讨”，tʃirg 与蒙古语“军” tʃirig 同，其上有 似汉语“边”译音，但漫漶不清，姑存疑。《许王墓志》中这几处“招讨”也是确定墓主为耶律斡特剌的重要依据。这种官职又见于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九行 “北面招讨司的”。按《萧仲恭传》：“辽帝西奔天德，仲恭为护卫太保，兼领军事。”所兼领或为北面招讨使。

通过上例可知 dʒaw 为数目字“百”。《萧仲恭墓志》撰者名 iʃgen dʒawgdar 应译“萧昭古得”，《辽史》有“昭古”译名。

18.千

表达汉语借词 ming 音节的数目字为 。如：《许王墓志》第十五行 ming-ʃi（明师）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四十四行 tʃeg-ming “册命”。在表达数目字时 仍是“千”。如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十九行 “（宣徽）院有千帐”。

19.万

最后一字 tum，《辽史》译音“图木、秃没”，契丹人名用之。加 -n 尾成 tumən “徒门”，仍具“万”义。《故耶

① 见《博物馆研究》1984年第3期第49页；清格尔泰、刘凤翥等《契丹小字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566页。

律氏铭石》第十七行 ，第一字读 tum-uən＞tuman，《辽史》有“特满”译音，可能源于突厥语 tümän“万人长”。“特满太尉”可能为官职名称。《百官志》有“特满军详稳司”，可参考。

* * *

契丹小字的个位、百、千、万位数目字已经全部解读。十位数已释出  xarb—10， xorj—20， gotʃ—30。尚缺40—9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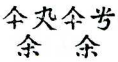
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十二行   “享年六十二而崩”， oun 相当于蒙古语 on“年”， 读 ʤar，数目字60。凡十位数后有个位数时，须加 -n，62读 ʤaran xoir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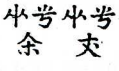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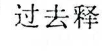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《故耶律氏铭石》、《仁懿皇后哀册》文例，可推知《许王墓志》第三十八行“二月二日于  当为“享年八十……而薨”。 即80，读 naj。《耶律斡特剌传》有“少不喜仕禄，年四十一始补本班郎君，时枢密使耶律乙辛擅权……斡特剌恐祸及，深自抑畏，太康中为宿直官”。从时间上看，耶律乙辛在“咸雍五年加守太师…势震中外”，则斡特剌补本班郎君当在咸雍初。如咸雍二年（1066）四十一岁，迄乾统五年（1105）恰八十岁整。

七、干 支

20.天干

关于契丹小字的天干，已有文章剖析过，这里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供同道参考。

甲（乙）  读音为 siaogə“蓝色”。其词根可参考回鹘语 səŋkə-ri。

丙（丁）  读音为 əliaogə“赤色”。据《燕北录》载：“赤娘子者，番语谓之掠姑奥偌。”过去释读为 liaoe，与“掠姑”不合，关键在最后一个字母的读音。 应读 eg，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二行 “伯”读 beg， “册”读 tʃeg。《宣懿皇后哀册》第三十行 “谨志史册”，其中 tʃeg 与 同音。《高昌馆杂字》中之“册子”qaḳze [tɕaḳz] 拟汉音入声。 、 在此通用，在缀字元音后读 g 或 -gə。还有，我们如将词中的元音字母进行比较，便可发现某些元音字母在长元音或复合元音之后需加 -g-，这种情况有如蒙古文长元音音节中的 -g-。 和 之间，即 əliao 与 e 之间应有 -g-（虽然它可能音变成 w）。关于这种例证极多，不一一赘述。

戊（己） 读 xant，义为金。xant 即《辽史》译音之“按答”ant、anta，系由“阿里答”alt、alta 音变而成。其带 -n 尾的“按敦、安端”antun、antan 均由“阿鲁敦”altun、altan、音变而成。契丹语在十世纪时，词首 x- 开始分化，一部分消失，一部分保留。估计做为人名用的“安端”等，受突厥语影响已经无 x-，而做为基本词的“金”仍读 xant。《大金皇弟郎君行记》开头之 “大金国的”当读 xig xant gwan-wən。

按天干五色有黄无金，契丹人何以用金代黄？我认为契丹语汇中实际上是有“黄”的，然而其用途有限。《新五代史》卷七十二有：“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。世里，译者谓之耶律。以其所居为上京，起楼其间，号西楼。”又《辽史》之《世表》中有：“阿保机，功业勃兴，号世里氏，是为辽太祖。于是世里氏与大贺、遥辇为三耶律。”按“世里”即 sir“黄”。“黄”有代表“中央”，即可汗横帐所在的意义。如五皮室军的“黄皮室军”，即“中央皮室军”（谓黄皮室韦者误）。

可能由于“世里”一词有专用名词性

质，所以不轻易用之。《契丹国志》卷一有："枭罗箇没里，复名女古没里，华言所谓潢河是也。"潢实际就是黄，然而不用"世里没里"，而沿用回鹘语"枭罗箇" serig"黄"，或用契丹语"女古" ʤogoo,① 可见契丹人尽量避免使用"世里"。

壬（癸）**虫及**，这是标明元音字母缀字结构，表示读长元音的单音节。蒙古语 xuu（炭黑）与之相当。前边的辅音字母可能读 ku 或 xu，如《大金皇弟郎君行记》第三行 **又虫 丞当 乂夫 业及 子北** enku（蒙古语 ein kü）xoiʤə ʃjen bootʃitʃe"所以后来新的成了"。

21.地支

契丹小字十二地支，除申、亥未见外，十个生肖全被解读，这里不再重复。只是个别读音、语源尚可推敲。如 **伏勿** 并非 noxai，而是 nəkj"捏褐"；这样 **令勿 为** 方能读tok-ja。

再如 **女列** 读 sarga，突厥语之 šaj-kan [ʃaʤkan]、回鹘语之 seqkan、《高昌馆杂字》之"洗尺罕"及维吾尔语之 sa-ʤkan 均指老鼠，并非貂鼬之类。这个词借入契丹语后，按照契丹语习惯，失去 -n 尾，成为主格形 sarga（参见前述之 xa）。

八、子嗣 伯仲

22.子嗣、昆仲

契丹小字关于子嗣诸字，集释如次：

丹列 出 bagatʃu，相当于蒙古语 bagatʃuud（小孩、少年），契丹语用如"子嗣"（复数）"。

叔尺 kuu"男儿"，与蒙古语 xüü 音义皆同。

丙令 əməte"女"，与蒙古语 emektei"妇女"相近。

伏 夕 伏 公 njaundə"女孩"，蒙古语 nigun，nuguun"男孩"，达斡尔语 noon 也是"男孩"。

契丹小字中表示伯仲次第未用数目字，而有一套类似汉文"伯、仲、叔、季"的专用称谓。

长子有四种称谓：**又**"大"，**又为 及**"大"，**又 今 丈**"?"，**又 冬 欠 又 冬 余**。前两个字已经释读，但过去还不知道它们有表示"长子"的意思。第三字还不知语源。第四字 maseg 可能由回鹘语 meʃuk 变化而来。

次子用 **本 化 公** tʃurdə **本 化 当** tʃurʤə。

三子用 **列 化 公** gardə **列 化 当** gardʒə。

四子用 **公 化 公** dordə **令 化 当** torʤə。

和许多语言的序数词相似，"第一"和"第二"的结构总是单独的，"第三"、"第四"便与基数词相近。gardə、dordə 可能源于 gwarb"三"、durb"四"。

幼子用 **令 亦 及 北** otoguotʃe，首音节轻元音字母被省略。语源 otogon（蒙古语 otxun）义为"火神、灶君"。蒙古习俗以幼子守灶，承继家业，故幼子多名"斡惕赤斤" ot-tɕigin（见《蒙古秘史》）。契丹乃南蒙古系民族，习俗基本与北蒙古系（蒙兀室韦）相同。

23.《萧佛留太师墓志》中表子嗣的词

志文第二十三行：**丞 兀 分 禾 伏 村**② **丰 公**

① 枭罗箇与女古并非一词。"女"在当时不读 nü 或 niɔ，而读为 ʤu，ʤo。女真，即 ʤurtʃən。宋出使契丹的余靖所著《武溪集》曰："正东则有注展相公，掌女真等边事，番语注展即女真也。"《北风扬沙录》曰："金国本名朱里真，番音讹为女真。"

② 参见《契丹小字解读新探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3期。

𐹀𐹁𐹂 𐹃 "太师夫人之孝子二人"。𐹄𐹅 ajda，蒙古语 ajata "合意的、顺应的"。

𐹆𐹇 𐹈 𐹉𐹊 "长子王六"。《辽史》有此译音，如圣宗时驸马萧王六，乾亨二年西南面招讨使耶律王六。此系摹仿汉人昆仲次第之名。

𐹋𐹌 𐹍𐹎 "次子高"。仿汉人名。

志文第二十四行上阙，𐹀𐹁𐹂 包 "子三人"。下仅留长子之名，𐹆 付 𐹏𐹐 公𐹑 xig puu-xje-nuu "长子普贤奴"。

24.《许王墓志》中之表子嗣的词

志文第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行：

𐹆𐹇 𐹒𐹓 𐹔𐹕 𐹖𐹗 "长子彭寿，将军"。

𐹋𐹌 𐹘𐹙 𐹔𐹕 𐹚𐹛 𐹜𐹑 𐹝𐹑 "次子长寿，麻都不郎君主刺史"。

𐹞𐹌 𐹟 𐹔𐹕 𐹠𐹡 𐹏𐹐 𐹘𐹙 "三子寿福，详稳乌恩麻都不"。

𐹢𐹌 𐹢𐹣 𐹔𐹕 𐹢𐹑 "四子德寿，太尉"。

第四十七行上部残阙，估计为"四子二女"，接叙其四子名字官职。迄第五十一行有 𐹣𐹤 𐹥 "女二"：𐹆𐹇 𐹟 𐹢𐹣 长女"德福"，𐹥 𐹟 𐹖𐹦 "二女福兴"。此处未用 𐹋𐹌 而用 𐹄𐹅，当为"二"，但字形有变。

25.《耶律氏铭石》中之表子嗣的词

志文第十六行 𐹧𐹑 𐹀𐹁𐹂 包 "秃里之子三人"：𐹆𐹇 𐹖𐹗 𐹍𐹎 𐹧𐹑 "长子顺国秃里"。

𐹋𐹌 𐹑𐹒 𐹆𐹇 𐹖𐹗 "次子昭明郎君"。

𐹀𐹁𐹂 𐹃𐹄 𐹧𐹑 "三子文安秃里"。

志文第十七行 𐹧𐹏 𐹨 𐹏𐹒 包 𐹩𐹑 𐹨 "生育四：女三、子一"。𐹧𐹏 turndə，词干 tur- 与蒙古语 tör-、达斡尔语 tur- "生育"相同。

𐹆𐹇 𐹖𐹗 "长女撒葛只" ʃagəəs。这是契丹妇女用名，如世宗怀节皇后萧氏小字撒葛只，道宗长女撒葛只等。

𐹋𐹌 𐹑𐹒 "次女耶里只" əliʤə。《辽史》人名无此译音，而地名有之。

𐹀𐹁𐹂 𐹫 "三女"（疑为挞里）。

𐹫𐹌 𐹬 "四子唐"，《辽史》有唐括、棠古。以上四人名后皆有 𐹭𐹇，尚待解读。

志文第十八—十九行：𐹈 𐹖𐹯 𐹰𐹱 𐹲𐹳 𐹀𐹁𐹂 𐹨 "王氏夫人之子四"。按此系墓主耶律陶瑰之汉人妾王氏。墓志中嫡庶有序，且契丹人列于汉人之前，可参见锦西出土《萧孝忠墓志》。

𐹆𐹇 𐹴𐹵 𐹶𐹷 𐹸 "长子盈古" jinggəgguu。

𐹋𐹌 𐹹𐹺 𐹸 "次子胡笃古" xudu-guu，与年号所用之 xutuguon 为同根词，人名和普通名词分别采取不同字母与缀字结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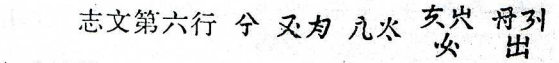
𐹀𐹁𐹂 𐹻𐹇 𐹸 "三子余靓古" judə-guu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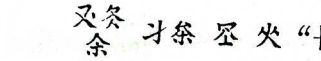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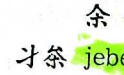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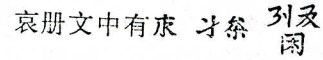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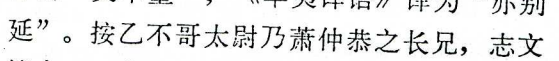
𐹫𐹌 𐹼𐹽 𐹾𐹿 "四子涅离吉" naryaʤii。以上人名译音均见《辽史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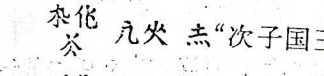
26.《萧仲恭墓志》中表子嗣的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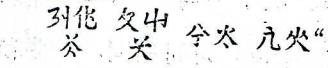
志文第四行：𐹍𐹎 𐹈𐹉 𐹀𐹁𐹂 𐹨 "国王之子二人"。此国王系指萧仲恭之祖父萧兀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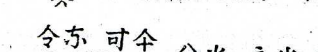

“长子兀古匿” uɣulnə，指萧仲恭之父特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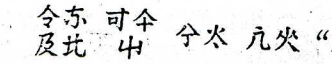
志文第六行 
戈“驸马公主之子五人”。此驸马、公主指萧仲恭之父母，其母道宗之第三女越国公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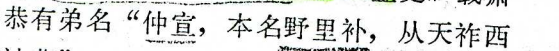

“长子乙不哥太尉”。
jebeg 与蒙古语 ibeg（保佑）对应。哀册文中有
，汉译“永福座”，故 jebeg 被译为福。“乙不哥”带 -n 尾时译为“夷不堇”，《华夷译语》译为“亦别延”。按乙不哥太尉乃萧仲恭之长兄，志文第十一、十二行叙天祚西逃时，随行有萧仲恭之
“母公主弟乌贝少师等（骑马）出发”，独不提及其兄。检《辽史》之《萧兀纳传》：“金兵来侵，战于宁江州，其孙移敌蹇死之。”兀纳之孙，乃萧仲恭兄弟辈。天庆四年（1114）宁江之役时，乌贝诸人尚幼，故可断定移敌蹇与乙不哥为一人，早殁于宁江之役，故天祚西逃时无其名。契丹人名小字皆附 -n尾，移敌蹇当系乙不哥之小字。


“次子国王”，此指萧仲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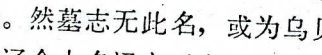

“三子乌贝奉国”。《金史》中奉国将军，三品，位在骠骑之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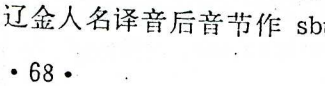

“四子乙辛驸马”。


“末子白斯不奉国”。

以上所叙可补史阙。又，《金史》载萧仲恭有弟名“仲宣，本名野里补，从天祚西奔被获”，降金后“历任四镇节度使”云云。然墓志无此名，或为乌贝之别称。又，查辽金人名译音后音节作 sbu 者有“阿息保，白斯不”，因 
音近于“不”，故暂定为 besbu。
的读音有待推敲。

志文第三十行所叙为萧仲恭之孙辈：


“长子挞烈葛”。


“次子休斡” xjou…w…wə。前面提及长元音（或复合元音）后的元音往往需加 -g-，而且 -g- 可变为 -w-。故可推断“休斡”乃由“休哥” xjou-gwə 变来。

“三子拜石”，bas 与语气小词
同音。《辽史》有“拜石”译名。

以上四墓志叙述子嗣次第，与汉文墓志固定格式相同。

九、其它

27.带“奴”之人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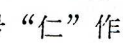
契丹人名带“奴”字者，除前述“普贤奴”见于契丹小字外，还有《许王墓志》第九行
jaou-ʃi-nuu “药师奴”，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六行
gwang- fu-nuu “光佛奴”。带“奴”字者并不都源于佛教，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八行
tʃən-gja-nuu “陈家奴”，《萧仲恭墓志》书缮者署名
iʃgen-xang -nuu “萧韩奴”。

28.党项 皇后 阻卜

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一行
译为“燕京留守”，
daai 非“燕”非“代”而为“大”（“大京”即南京、燕京），与《许王墓志》第二十五行
“大夫衙”之 daai 同音。由是可知，《萧仲恭墓志》第十四行
daai-ʃang-rən 为“大羌人”。所谓“大羌”就是《辽史》保大五年纪中之“党项”。在“大羌人”后面的
即党项酋长“小斛禄”。保大五年纪载：“正

月辛巳，党项小斛禄遣人请临其地，遂趋党项；以小斛禄为西南面招讨使，总知军事。”《北盟会编》引《亡辽录》：“天祚弃山金司小胡虏，小胡虏密遣人报粘罕，遣五百骑劫迁入云中。”《契丹国志》作“小胡鲁”。


已被解读，即 siau（小）。


可能读 aɣu，音变成 au，与蒙古语 aguu、达斡尔语 au“宽大”对应，哀册中谥号“仁”作 ，相当于蒙古语 agul-“容纳、包涵”。

，按“禄、鲁”在《蒙古秘史》中之对音为 lu，注舌音者为 ru。我们暂定这个 在这个词里读 ruu。因为它和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五行“圣兴宗重熙皇帝之 （正后）”相似。《辽陵石刻集录》中之抄本颇近“宗”形，故罗福成先生注 为“宗真”。实际上这二字并非人名。 义为“皇后”，读 təruu，它和达斡尔语 tu-ru-n、蒙古语 terigü-n“第一的、首脑、冠军”相对应。-ruu 之长元音乃由 iɣu 变来。təruu 原有“第一、为首”之义，在契丹语中成为特指“正宫皇后”的专用词。蒙古语中有呼皇后为 terigün eke 的例子①，故 təruu、turu- 既非来自“生育”，也和“妻子”无关。必须提及的是《仁懿皇后哀册》之 只读 təruu，没有 -n 尾，正如 只读 xa 没有 -n 尾是一样的。契丹语名词主格形无 -n 尾，带 -n 尾时便成属宾格或修饰语。（少数名词主格有 -n 尾者，在作修饰语用时还要加 n，如 。）因此，若读 təruun 须缀成 ；所谓“腻俚蹇”者，即其本音 təriɣun，见《宣懿皇后哀册》第十行。

还须提及的是，《仁懿皇后哀册》 下面的 字与 并非一词，既非“宗真”，亦非“俚蹇”。 读 enn，乃指示词“此”，和下面空一格的 moud-



un 相联，即汉文“今上”之意。   直译是：“把今上清宁皇帝赐福了。”其喻意是“（她）生了当今皇上清宁皇帝。” 的后面是名词则为属格，如是动词则为宾格。 中间空一格，以示尊敬；也有在 上空格者，见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行。

 təruu 如确和小斛禄的 为同一字母，则小斛禄本音应当是 siao-aɣu-təruu。也许汉译善于“去芜取精”，把 siaoa-ɣutə-ruu 精简成小斛禄了。尽管如此，由于未得二者之拓本，目前还是暂定与“禄、鲁”相当的 读 ruu 为妥。

《耶律斡特剌传》载有“北阻卜酋长磨古斯叛”。《辽史》多见“阻卜”，亦译“术不姑”。《许王墓志》第十七行大安十年之下 tʃobog～tʃubug 即“阻卜”。下有 （招讨之），更下漫漶似 mugʧe，或为“磨古斯”之译音。第二十行 为“阻卜”之宾格。过去有这样说法：阻卜实指鞑靼，元人讳之，在修辽、金史时改鞑靼为“阻卜”云云。然而辽人墓志中原本就用“阻卜、术不姑”；蒙古人可能忌讳人称为鞑靼，但《辽史》中的“阻卜、术不姑”未必为元人所改。

29.某些副词

四篇契丹小字墓志和哀册、行记等，有一共同特点，就是所反映的不是口语，而是与口语有一定距离的书面语言。其摹仿汉文墓志叙事句型以及四言颂辞就是明例。还有

① 贾敬颜先生介绍：拉施特哀丁《史集》之《塔塔儿志》载，成吉思汗养子失吉忽都忽哭成吉思汗妻孛儿帖夫人为 terigün eke。可供参证。

文中某些副词的变换用法，也尽量摹仿汉文。这些副词包括：丹冬 bas“又”，蒙古语、达斡尔语 bas；

丂夲 esoor“更”，达斡尔语 isoor；

百去豹 joudun“再”，达斡尔语 jobtuŋ；

令业 tob “俄”，蒙古语 tob。

这些副词散见于叙述官阶履历之中，这里就不一一列举。还有墓志与哀册常见的“辞曰、诗曰”的 令勺，应读 todu，它和蒙古语 tedü（副词：即、就），tedüi（代词：只是，那些）相当。凡 令勺 直译是“诗就是…”、“诗乃…”。因为契丹语动词必放在宾语后面，“曰”是动词，不能放在前面；译成“诗曰”乃是照顾汉文习惯而译的结果，并非 todu 本义为“曰”。

过去有人见 令勺 的行书类似汉字“约”，就以为契丹人创制契丹小字时，要表达契丹语的“曰”先找同类的汉语“曰”，但不直接采用汉字“曰”，而用与“曰”同音的汉字“约”，然后仿制成 令勺。当然这是受清儒繁琐考证影响的一种臆测，是一种错误的研究方法，不足为训。

沉痛悼念王力教授

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、教育家、北京大学教授王力先生因病医治无效，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三日在北京逝世，终年八十六岁。王力先生的逝世是我国文化界和教育界特别是语言学界的重大损失，我们沉痛悼念王力先生。

王力先生从事教育工作五十多年，培养了大批从事语言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才。他四十年代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就创办了语言学系。五十年代到北京大学后，又主持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工作，开设了一系列新的语言学课程，为我国语言学专业的发展和人材的教育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王力先生是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典范。他在五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中，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论著。他的研究工作既继承了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，又充分吸收了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。他五十年代写的《汉语史稿》，六十年代写的《中国语言学史》，七十年代写的《汉语语音史》和《同源字典》，不仅是学习、研究汉语史的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，而且是我们进行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重要参考书。

王力先生发白心红，勤奋终身，他在进医院的前一天还伏案写作，为发展我国语言学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的确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我们应当学习王力先生“漫道古稀加十岁，还将余勇写千篇”（王力先生诗）这种一息尚存而笔耕不止的精神，努力去完成先生未竟的事业。